

豫章叢書

第二五三冊

芑山文集卷二十

宜春 張自烈著

雜著一 辨

聖無死地辯

或問聖人無死地張子非聖罹寇兵不死何歟張子
曰死生命也聖人非能無死權輕重不徒死耳古遭
時不幸守正赴死者蓋衆聖如文王孔子紂與魑必
殺之而後快嚮令紂必不釋文王文王雖演易鮮不
死魑必待孔子於隘孔子雖微服鮮不死謂聖人必
能疑鬼疑神以他實免智者弗信也美里文王死地

也過宋孔子死地也以文王孔子之聖不能使紂與
魑無殺已必不能不死於紂與魑其不死者命也聖
人而必無死地則是有死地必非聖人也設文王孔
子不幸死於紂與魑將不得爲聖人乎哉夫舍生取
義與殺身成仁聖賢一也聖不以無死成其聖雖死
不損其聖苟得死所聖人未有不死者也必無死地
而後謂之聖古今姦雄盜賊臨難苟免者豈少哉然
則後世士大夫宜死不死卒不免於死皆聖賢之罪
人也張子不死於寇與兵天也非人也

問聖人可殺否程伊川曰聖人智足周身安可殺

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於聖人愚按
此言大謬玉可碎不可汙聖人不能避害能不失
正而已使聖人皆不死忠如龍比豈智慮弗若人
哉 自記

孔子不絕原壤辨

孔子故人原壤夷俟見孔子孔子以杖叩其脛或疑
壤喪母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而過之今責其夷俟何
舍重而責其輕與宋朱熹曰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
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爲故人盛德中禮此亦可
見愚以爲不然檀弓夫子爲弗聞而過之蓋傳者妄

耳其說必不可信果爾則是不忍絕故人而教天下後世爲逆子也豈得爲孔子孔子見齊衰者敬之凶方者式之壤方喪母禮宜斬衰辟踊獨登木而歌何哉雖壤棄禮如遺不可律以名教必非孔子所樂聞必不能隱默退夫夷侯已無禮尙恐其賊世焉有喪母狂歌晏然若不聞者哉故者無失其爲故謂義不當絕也不則大義滅親如周公之於管蔡石碣之於石厚君子不以爲過況故人乎使孔子果聽歌而若不聞則其不合於禮者多矣而猶謂盛德中禮愚之所不信也

曾皙杖參辯

家語曾皙怒其傷瓜建大杖擊參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怒曰舜事瞽叟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不可得小箠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殛而不避陷父不義不孝莫大焉張子曰皙父子無是事也夫皙狂士也方侍坐言志暮春咏游孔子喟然與之豈愛瓜怒參杖其背仆地弗恤乎審如是皙以所不愛及其所愛謂之暴可也惡得爲狂乎況參事父孝左右就養無方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犬馬藉令皙果

愛瓜果使參往共參以如臨如履之心視之宜敬謹
有加豈致誤觸父怒陷親不義乎信如家語所傳哲
不可爲狂士參不可爲孝子余故以爲無其事與割
烹主癰疽惑世誣民之說同類而並黜之學者歷觀
哲與參之所以自處與孔子之所以取哲與參則知
余說之不妄矣雖然後世侮聖叛經者不止是獨誣
哲哉

續師說

唐韓愈慨師道不古著師說以貽李生蓋謂學無常
師師無少長貴賤恥師則愚以益愚陸象山亟稱之

余意聖師賢長師少貴師賤似也然猶有進於是者
歐陽修曰世無師學者當師經或又曰賢人師聖人
聖人師萬物夫經以貫道其人亡而其書存非有語
言相講授苟從而師之傳道解惑胥是焉在若夫萬
物則異類耳何師之有然古者師蠃立君臣師蜘蛛
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前民利用皆於物
是取豈獨鄰子師襄可師哉雖然師經師萬物求善
而止不善則廢猶未盡師之道也書曰主善爲師師
善也孔子曰其不善者而改之見不賢而內自省師
不善也至於不善皆師則萬物之可師者衆矣孰謂

善師者徒求諸弟子哉然則不求師失之妄專師善失之隘能師不善則日進無疆惜夫退之告李生者不及此耳或問何以師不善日毋自欺內訟過而已入道自寡過始寡過自求師始求師自省身始不自省而徒賓賓焉求吾師而從之雖終身遊仲尼之門若宰予陳亢輩模範儼然惡在其能傳道解惑哉

稱淵明說

世有詆評陶集稱淵明不諱名者余歷稽史傳稱淵明非一梁蕭統言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淵明答江州刺史檀道濟自言潛何敢望賢由是推之靖節名

潛字淵明淵明非名也或又言靖節在晉名淵明入
宋名潛藉令靖節果名淵明則昔人稱淵明豈皆誤
哉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諱非古也周文王名昌
武王祀文王之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成王戒農
官之詩曰駿發爾私魯公名申春秋書戊申莊公名
同春秋書同盟宋韓咸安王名忠子不諱忠朱熹父
名松綱目不諱松載在掌故灼然可考見他如史記
避父諱改談爲同後漢書避父諱改泰爲太識者以
爲悖禮夫君父且不諱而況儕輩乎況淵明乎古人
詩歌啟事稱名不稱字杜甫之稱李白柳宗元稱韓

愈韓愈之稱孟軻後世未嘗有訾議何獨至於淵明而疑之善乎曾鞏之言曰欲使天下毋惑其說莫如大明其說之非而放之余亦云

蚩說

或告張子曰海獸名蚩水精也能禦災漢柏梁殿置蚩尾其上或曰漢宮殿屢災術者言天有魚尾星宜取象冠于屋簷之唐以來寺觀爲飛魚形尾指上蓋象魚尾星也世譌曰鴈尾狀與魚尾不類或曰東海有魚虬尾似鴈噴浪卽降雨後世設其象屋脊率稱鴈尾云張子曰蚩與鴈或名水精或名天星說誕不

足信獨漢唐卻火災蚩之名特著雖然使無蚩必災
則三代廟墟社屋者豈不設蚩之過與抑人自致災
與使設蚩果弗災今天下宜復觀漢唐宮室臺榭巋
然存顧其間淪爲榛莽指不勝屈何歟然則蚩能禦
災名也非實也或曰毀諸張子曰蚩不能使屋無災
未嘗災屋雖無毀也後世竊名尸位燼人國者其爲
災酷矣蚩何尤

芑山說

張子自名讀書處曰芑山稱芑山張子若生長芑山
然者非實有其地故郡邑志不載然張子自稱芑山

天下從而芑山之皆莫詳所自友人日子袁產不稱
袁張子稱芑山何居曰張子疾夫世之以地論人生
而齊魯齊魯之生而邾莒邾莒之猶之生而袁袁之
今張子去袁稱芑山世皆曰異哉芑山誰何人使張
子先是曰袁之人世皆曰袁之人袁之人耳惡知芑
山者何如哉張子旅遊二十年世莫知張子袁人已
而知張子袁人則又曰袁芑山張子或又疑芑山張
子非袁人張子曰明珠大貝實生海濱如以地孔何
以昌平孟何以鄒邑世安得以地絀孔孟哉友人曰
士罔以地限固也芑山名張子讀書處何居曰下武

之詩曰豐水有芑求世德也張子志作求云爾方叔
之詩曰薄言采芑威蠻荆也張子志膚功云爾惜乎
二者之蔑濟也弗濟何以仍芑山志愧也雖然國家
推是說以取士選吏權衡臧否審量陟罰人無視地
可也

跋五賢贊

余讀韓稚圭五賢序贊而竊嘆其不知人也新夫子
之宮繪諸弟子及左氏釋經諸儒於東西序圖孟荀
揚王韓五賢於書樓之北壁何其近於戲與繪之而
肖得其似耳學問心術不在是苟不肖不能起人敬

愛而又褻之故圖與繪皆非也木主可也王韓雖有足取非孟軻比荀揚不聞道識者莫不知其疵稚主獨謂學通天地道該帝皇故嗣孔孟曰荀與揚夫通天地該帝皇惟孔子足當之孟未之逮況荀揚二子哉余意贊孟韓得其實合荀揚王而五之而贊之儼非其倫失與涑水廬陵等稚主非能知人者也

跋江州濂溪書堂記

濂溪書堂宋淳熙中太守潘慈明重建祀周子朱熹爲之記余讀旣而深疑其說之誣也傳道由人人之能傳道由學學者盡人事也非天畀人而後道傳也

聖人可學而至豈盡應奎祥稟全氣不由師傳者哉
孔子畏匡舉斯文興喪推之於天大指與伯察如命
何之說同天非挈道以與人聖人非恃天以存道周
子之非待天畀與天之非私畀周子古今皆知之信
如朱子之說藉令天不畀周子則周子將終其身自
陷於聾瞶惡能著書明道稱大儒哉謂周子盡人合
天則可必謂天畀周子使傳道則不可學者言人不
言天宜斯道已任求合於孔孟無徒以氣運自畫卒
廢學而不與聞乎道也故曰朱子之說誣

跋朱晦菴帖

宋慶元二年韓侂胄排朱熹竄蔡元定道州晦菴手
書告郡守冀少寬拘執後世稱之余意元定赴道州
時晦菴餞別泣下元定獨笑語如平昔無纖芥戚愠
既至州講肄弗輟從遊日眾可謂知義命者不幸逾
年卒夫元定以義安命不畏刑禍於拘執何有況濫
先卽世晦菴不能邀造物假以年豈必求免拘執哉
求免拘執則元定順命晦菴衡命也學者由仲尼處
顏子死生之際觀之然後知人不勝天情不勝義師
之視弟與弟之視師臣子之視君父其事殊其道同
苟無戾於仲尼斯可矣